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五

宋 姚鉉 編

古賦戊 一首

海潮賦

并序及
進賦狀

盧 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
究之將為之辭猶憚人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
始窺堯典見厯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

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
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
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興
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
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
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
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
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

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
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
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
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
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
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通於至陽是
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
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

潮生之實驗也其朒其朏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

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
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
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
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
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

立天之道

絕至陽之元精

謂日

也作寒暑於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

鳥於兩至

冬至日在南斗玄武之體故云龜夏
至日在東井朱雀之體故云鳥也

曾不愆

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
何古人之守惑謂滋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
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鰭隱見以作規
介人呼吸而為式陽侯玩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
是以納入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今自
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
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
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

判乎神醫者也。粵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
分至啓閉，陰為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賾而可見，
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
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
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
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為乎厯象取其枝葉而迷
其本根也？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

諸家不言海潮之由也

於是

欲挾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

磅礴乎差濶溟之無際曷洪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

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

合之外洪波無所洩

但隨二至升降而已

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

儲

元氣常運萬物自成

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

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為廣

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為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

贏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洶湧瀕洞窮

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

謂地浮於水天在水外也

半圓天而勢齊

謂陰

陽上下各
一半也

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

碧落右轉陽精西入

始作湖也

抗雄威之獨燥卻衆柔之繁

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

騰以山立巨泡邱浮而迭起飛沫電凝以驚急且其日

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

周髀法曰日徑千里周三十里

土石去

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

而不澎湃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

莫不魄落焯鑠如燬巨鑊絕今不可探乎流流之內呀

焉若天地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

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狗

虎齒反

兮若后羿之

時平林載馳驅貍虎與兕象懾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

嬰鑠忽劃礫而薈

此何反

齟

意宜反齟露不齊之貌

其少進也若兆

人繡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躪轂相摩錯閑閑澶漫凌強

侮弱倏皇與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

也洎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

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

條谷呀而嗽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
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
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為天下稱揚爰有博聞
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顙

虛禁反

斷

虛介反

而愕

貽擊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
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涯而止記其極
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敢論
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脤

音渠乾雉也
儀禮士相見

春夏用膳
秋冬用雉

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徵之所如客乃曰人所

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

亦何敢擅談天之美韓究地之踰指溢漭之難悟欲蠱

聽於羣儒今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

符且大章所步

大章禹臣禹使
步量地理者也

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

陽已測

容成黃帝臣
帝遣造歷日

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

不窮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致晷

謂量
日影

千里而差
一寸也

周髀作則

即勾股算法周人以髀為勾以
股為周以筭乃知日之遠近也

裨

竈窮情乎天象

稗竈鄭大夫善知天文者

子雲贊數於幽默

揚雄作太玄經

分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以定陰陽之數者也

張衡考動以鑄儀

謂地動儀

淳風

述時而建式

謂作乙巳古以儀立式以定星辰也

彼皆凝神於經緯之間

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於滋潮以明乎繫日之

根本也先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

自此已下發十四問

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

其一問

而

秋冬勃興

其二問

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

其三問月

二日潮便大也

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凌

其四問十八日潮勢何故

更大

晝何常微

其五問晝潮皆小也

夜何常大

其六問潮比晝勢校大海人知之

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川之進退

其七問

何仲秋忽爾

而自興異三時之滂霈

其八問

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

水中其威乃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

其九問

潮

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沈潮何再出

其十問

萬流之多

匪江匪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盡沈四國何

成彼潮而小大一式

其十一問

為潮之外水歸何域

其十二問

又

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

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沈豈同其芥葉而
泛以蹄涔繫塊北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

十三問

吾聞之

天地噫

音隘

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

其十四問

豈由

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深通
厥旨及聞客論听然啓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厥辭蓋
聞南越無頒氷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常桎梏於獨見
終沈溺於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
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

之奧旨諒余心之足證當為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

物而稱哉

答第一問

夫日北而燠陽生於復

䷗

震下坤上復將論日之升

降陰陽之大體故假周離南斗而景長

冬至後日漸近北故晝漸長日

進一度故也

通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

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坼於胎卵鳥獸

含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

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擲其散也為萬物之

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

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

答第二問

及其日南

而涼陰生於姑

巽下乾上姑

退東井而延夕

夏至後日漸近南故夜長

也遠神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

閉而上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燭空大澤而若

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

故潮差而大也

答第三問

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

威陽雖盛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綏而並鬪

合朔之次非無物喻之故比乎交綏也

終摩壘而先釋

月行疾合朔乃過故比乎摩壘也

日沮其雄水凝其液既冒威於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

潮之所恃者月

趨陰類也

所畏者日

避陽威也

月違日以漸遠水

畏威而乃溢亦猶羣后納職來造王門獲命以出望寧

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逾

朔二日而斗增也

荅第四問

黃道所遵遐邇已均肆極陽而

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

哉生魄之後左行漸遠於日也

退為順

式自望而進

自望之後在日之右漸逼於日也

進為干德

稍稍近日若來干犯之也

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

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

答第五并自第六問

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復迸起復來中州逾八

萬里

周天法一面出入八萬里

其勢涵澹無物能弭

周天法一面去日八萬一千一

百九十九里有奇也

分晝於戌作夜於子

子前為早潮子後為晚潮一云戌前為早潮亥

後為晚潮

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陰

者故鑠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為潮而

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

答第七問

嘗信彼東

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

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
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
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
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
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鬪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
詳究荅第
八問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謂八
月也避至
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太玄經云
海中飛羣夫秋
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

辨於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

荅第

九問

萬物之中分日之熱

謂三才之中各有火也

叩琢鑽研其火乃

烈吹煙得焰傳薪就藝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
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焰至
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
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
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汨哉

荅第十問

方輿之下陽祖所迴

歷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今遠為朝左

激之遠兮遠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

此日之所以一沈而潮之所以兩折也

答第十
一問

天地一

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

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

答第十
二問

若

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雪為霜者為雹為露者雷之

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

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

餘而萬流為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

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煥急常寒狂乃陰
雨為沴僭則陽氣來干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
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紓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
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參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
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常則凶荒接
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厓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
也故離畢為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刺
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

答第十
三問

惟坤與

乾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為德

清以不極為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

鹵鹹水也所以能浮厚地也

不極者以上規奠其圓

北辰不動謂之上規也

故知鹵不積則其

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

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

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

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下墜

謂為雨者也

隨坳壑而

虛受任吠澮之疏潰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

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
乘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
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
安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
齒於吾人

荅第十
四問

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

音億

噓為夕為

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
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寧
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奧

願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久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曷舛互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屨旁眇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疎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跼軀斂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順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迷於閭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

若卵判雛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
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
席而稱詩為賀演知玄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述潮源兮刊編鑿翰曾未言兮羅虛列怪無
藩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濤疑
一釋永立言兮若和與扁祛吾憊兮昔之論者何其繁
兮意摩心揣祇為謹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
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上浮清隨盈

任縮兮浮四溟釜鑄蒸鬱兮擬厥形願揚此辭兮顯為
經高誇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
文鋒之破鎬何以解乎羣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
也

海潮賦後序

夫以璿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琯潛聆載十二而分
統肇有憑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跋躔之數
是以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

濁於是九圍所沓必揆於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
且彤車白馬先命義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東流不
溢天問猶疑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稽夫儒氏之業也
莫不咸思蟻轉盡愧難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大
愚以始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大竇酬嘲敢云早惠
既不用蛉膠習戲自鄙童心及竊譽思中拘廛長者執
經堂奧避席嚴師自悟牖間愧非胡廣頻依廡下虛感
伯通而日月居諸榆槐屢改管窺之心妄切瞽史之學

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虱
垂領以若驚顧生髀而增歎信天人之際難可究思考
經緯之文固有宗旨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之今於賦
中盡挾疑滯輒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為
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
理并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
為上規南極為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
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繒庶將無闕緬螢囊之已久

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日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翼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
日入初於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政左旋日入則晚潮
激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小大則隨於月月近
則小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

一曰渾天

張衡所述

二曰蓋天

周髀以為法

三曰宣夜

無師法

四曰

安天

虞喜作

五曰昕天

姚信作

六曰穹天

虞聿作自蓋天已下並好奇徇異之

說非至說也先儒亦不重其術也

右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為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言天地狀如雞子天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云迺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梁祖暉云渾天之形內圓如彈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右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潮也又按周易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上於卦

在晉☲☵日入地下卦為明夷☲☵乾為天坎為水天右旋
入水為夕則天在水下於卦為需☲☵天左旋昇出為朝
於卦在訟☲☵又離為日坎為水日出水上卦為未濟☲☵
濟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
卦為既濟☲☵言日右隨天入已涉于海則周易之象其
事較然

右今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
姤二卦以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垂誕者凡五家莊子

逍遙篇

玄中記王仲

任論衡

言日不入地

山經釋氏言四天

乙巳占具解訖

右並無證驗不可究尋王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
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為喻以論真宗
而學者多誤故列之為難信之首玄中山經一無可取
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非可以表測而度量也又按吳
王蕃法云余因周禮鄭衆鄭玄之言用勾股之術以求
天之里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晷於陽城表南得

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立八十而旁十五則日高八萬里日南邪去以勾股法得八萬一千二百九十四里有奇蓋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右肇始學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授焉自後因演而成圖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

自得之遂用覃思巨溟稽萬流之升降果見潮生之候
由是博考羣言以證遇晦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鄭康成云其轉運者為璣其止息者為衡皆玉為之七
政者日月五星也則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顓頊
造渾儀黃帝為蓋天則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但
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今考其事張乃巧
述其法而揆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為漢武

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太初歷又知此術在張平子
前也後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道渾儀
張衡以延熹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為度於密室中以
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
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契其後吳王蕃修之如
陸績及後魏太史令晁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儀之法
李淳風因為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日月

盈縮之度可察而獨迷潮水生來之候豈古人未之思乎肇祇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為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弘歷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為克成君父

之至德只如陳韶奏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
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
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
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
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臯繇共佐千
年之聖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
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
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

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
潮深符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
蠡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
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
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
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
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
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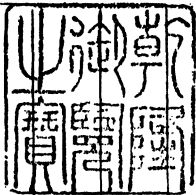
不圖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門地
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為懦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
甚於斯臣伏念為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墊薪
蘇曉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為孤立於多士則
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
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
士狀頭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
臣為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

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
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
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祕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
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五月又
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僇違理郡周
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
奉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
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

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
年無所聞揚非唯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
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為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
詳叅實符象數願以潢汚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雕蟲
所為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
師洎隨狀奉進上黷宸嚴敢期睿覽臣肇無任惶懼戰
越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勅盧肇文學優瞻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

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
宣付史館



唐文粹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六
九

詳校官庶吉士_臣謝恭銘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任銜宣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

宋姚鉉編

古賦已

總一十首

名山二

華山賦

楊敬之

霍山賦

皮日休

華卉草木八

牡丹賦 舒元興

長樂花賦 蘇頌

桃花賦 皮日休

秋蓮賦 宋之問

荔枝賦 張九齡

瑞橘賦 李德裕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杞菊賦 陸龜蒙

華山賦

楊敬之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為邱大積焉為山
之大者為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
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河流從南而來自北而奔
姑射九峻荆巫梁岷道之云遠兮徒遙而賓嶽之形物
類無儀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舉之千仞不為崇抑之千
仞不為卑天雨初霽三峰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湄
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似乎為臣望之如雲就

之如天仰不見其巔肅阿芊芊蟠五百里當諸侯田嶽
之作鬼神反覆蛟龍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朴之走之
馳之甘雨瀾漫百川東逝千里而散噫氣蹶然怒乎巖
幽漸于人間其聲瀏瀏嶽之殊巧既不可窮見乎中天
惝惝而掌峨峨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坳者似池注
者似臼歌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
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上下下千
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乃繕人事余安得畢議

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囑九州在宥羣生初太易時
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
姓氏可稱其徒以飲食為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曷
足莅是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闢其心假其神與之齡
降其仁故軒轅有盛德蚩尤為賊生物不遂軒轅用力
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
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亦處宜繇夏以降
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亡甲戌誦釗不敢有加惟道其

常享國遂長天事著矣莫見乎高而謂其茫茫余受帝
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遑臣贊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
矣廣矣富矣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神
之言又聞之矣然神起居於上宮室於上如此之久矣
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十
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
來周東西矣蠨蛸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
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縈纒繭栗祖

龍藏矣其下千載改更興壞悲愁辛苦循其上矣臣又
問曰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言語紛
綸於神何如也曰若知之乎聞聖人撫天下哀天下既
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於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武
則率海內以奉祭祀圖福其已則廟祀相望壇墠迤邐
盛氣臭夸金玉聚薪以燔積灰以封天下怠矣然猶歎歎
不足秦由是薙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霍山賦

并序

皮日休

臣日休以文為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謡
以頌其文幸上發輜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駢邑
曰霍山山故嶽也邑贅于趾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
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慙手乎譚心乎竦神乎
瞽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
謡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敵躁然械囚紛
然焚絲恍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久瘵則知才智之劣

如耄而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
哉將闕於神而愚之邪抑有所達而託之邪其辰既決
其精忽渝怯然而勝躁然而敵紛然而靜恍然而安浩
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能敵者於是狂
其文寫其狀辭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為山峻清為嶽其山厥臣其
嶽惟君惟南之鎮曰霍為尊嶽之大與地角壯與天勗
勢荊豫華嵩青沂兗岱如埏而秀如塊而銳嵩之高千

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里外為
天棟梁嶽之尊端然御極竦然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
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如
卑其儀若肅其位嶽之氣其秀為春其清若秋其翠如
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
天嶽之靈其神不昧其報如響若雨用淫嶽能廓之若
歲用旱嶽能澤之嶽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開藹
染卉淒淒迷迷藻繡數百里嶽之形有雲鶩鶩其勃如

音藹

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缺轟然霹靂天地
俱裂嶽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
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其曉而東有如貫日
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
嶠而節或銳而勵或斷而截或迴而馳或低而折其經
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繁不可得而詳記因神狂
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魁形曰余祝
融之相也夫霍山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

矣典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蒞夫古有五嶽霍居其一
所以五嶽相通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
以覲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寃者平
窮者濟洎唐虞已降皆燔柴于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
旦冊而命我與諸嶽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
歸于衡故祝融遷都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
廢巡罷狩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
子無由知之爾能以文請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

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黜陟之義故爾之將賦余閑過爾
懷而不爾文帝曰有衡既遠有狩必勞惟霍之邇斯號
可復賦者有能言胡不俾帝命余錫爾文爾無忘也臣
曰請惟神命既覺而書嗚呼異哉

牡丹賦

并序

舒元興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乎深山自幽而芳以為
貴重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
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關因命移植焉由此京

國牡丹日月寢盛今則自禁閨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
瀾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
士如狂馬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為歌詩以詠其
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
丈夫功業自許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
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為人乎斯人信丈
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
亦不出一果爾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

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發為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驅動蕩支節如解凝結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色披開照曜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赫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圻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

悅褻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
疎者如缺鮮者如濯慘者如別初朧朧而下上次鱗鱗
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晴籠畫薰宿露宵裊或灼
灼騰秀或亭亭露竒或颯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風
如吟或泣露如悲或重然如縋或爛然如披或迎日擁
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
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
謂何摇摇纖柯玉欄風滿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朵千

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顏色醅各銜紅釭
爭顰翠娥灼灼天天逶逶迤迤漢宮三千豔列星河我
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肩席奪銀燭爐昇
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羣仙晶熒往來金釭列錢凝睇相
看曾不晤言未及行雨先驚旱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
咳唾萬金買此繁華逞恤終日一言相誇列幄庭中步
障開霞曲廡重梁松篁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牕紗髣髴
息媯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槎脈脈不語遲遲日

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澠萬坐笙歌一醉是競
孰知其他我案花品此華第一脫落羣類獨占春日其
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櫛比藥如金屑粧飾
淑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斂跡穠李慙出躑躅宵
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
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華之如此而偉乎何前
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曷草木之命亦有時
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為而生哉汝且不言徒

留翫以徘徊

長樂花賦

并序

蘇頌

蜀太守庭際有紫華草秋中始繁英露洗冬早尚直本
霜封蕪雜大同於衆卉盛衰小異於羣物余訝而未識
吏或告余曰此長虞所賦蜀長樂花也故心暗賞焉因
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古人所為得髣髴其旨
爾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則至美夫樂者以哀樂之

類同其樂則至喜長也樂也吾安得而間之嘉纖植之
並用偉令名兮在茲徒見其豐族荖葍高標璀璨堇丹
外而縞中葉縹分以紅貫綴綠穎之重疊索紫蕤之爛
漫迫而象之君子其常或微或章聳危冠兮櫻若綬默
退靜其何望遠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炫煌煌重羅綺兮
撲瑤翠塞來思而未嘗匪以幽兮自直匪以直兮自藏
匪以晚兮自耀匪以耀兮自強文濁露之均灑庇清舒
之泛光本無嫌於散地甘有寓於殊方然則太液初滿

上林新霽茸茸灼爍萬品千計搖瑞色而涵芝雜奇葩
而轉蕙孰與夫玉堂金閣之徧賞白日青春之特麗歲
不與兮時向闌風蕭蕭兮夜漫漫賓遠鴻於沙塞叫離
鶴於江干君曾不見三月華矣盡林間之槁木千霜殞
矣亦庭下之枯蘭懿此常度凌於早寒假春期而不彩
雖秋令而不殘衝雨霰之飛薄任雲山之險難芳弗珍
於霍靡節恒慕於檀欒吾則知樹背之奚託傾心之可
安如後凋之是貴罔獨立其誰觀文學掾起而為亂曰

白露瀼瀼何草不黃紫華灼灼生君之堂彼不伐兮秋
自翳時或珍兮君是惠彤庭赫兮朱草駢交屈軼兮友
賓連伊榛莽而荒此君曷為而賦旃

桃花賦

皮日休

余常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
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
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
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廣平文才未為是賦則

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躓然後強為是
文邪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
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為桃花賦其辭曰

伊祈氏之作春也有豔外之豔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
為桃花厥花伊何其美實多臺隸衆芳緣飾陽和開破
嫩萼壓低柔柯其色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玉顏半
酡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幹繁若無枝姝姝
婉婉天天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閑者如癡或向者若步

或倚者如疲或溫磨而可薰或嫋嬌而莫持或幽柔而
旁午或撻治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弈傑
音業以作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

悲近榆錢兮糝翠靨映楊柳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
裊香宛若鄭袖初見吳王夜景皎繁開

胡弄切

然秀發又

若常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脈脈又若姐已未聞
裂帛或開故楚豔豔春曙又若息嬌含情不語或臨金
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

又若驪姬將譖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
鄭交甫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斂態微動
輕風婆娑暖紅又若飛燕舞于掌中半霑斜吹或動或
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旎互交連倚又若麗華
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襄姁初隨戎虜滿
地春色堦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
最異以衆為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闕春意若氏族
之斥素流品秩之卑寒士他目則目他耳則耳或以睨

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
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君之口腹匪乎茲
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花為第一懼俗情之橫
議我曰不然為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
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為國兮如此

秋蓮賦

宋之問

天授元年勅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閣每
雞鳴後至羽林仗間人奏名請龜契佇命拱立于御橋

之西玉池清冷紅蕖菡萏謬履局闔自春徂秋見其生
視其長觀其盛惜其衰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
礙仙禁人莫由窺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溱洧淇澳即有
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
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
述秋蓮賦焉

若夫西城秘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蕖之已
秋昔之菡萏齊秀芳敷競發君門閤兮九重兵衛儼兮

千列綠蒂青枝綠溝覆池映連旗以搖豔揮長劍兮陸
離疏渥兮裂毅交流兮湘沃四繞兮丹禁三市兮承明
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京夕而察之若霞標灼爍
散赤城既如秦女豔日兮鳳鳴又似洛妃拾翠兮鴻驚
足使瑤草罷色芳樹無情複道兮詰曲離宮兮相屬飛
閣兮周廬金鋪兮壁除君之駕兮旖旎蓮之葉兮扶疎
萬乘顧兮駐綵騎六宮喜兮停羅裾仰仙遊而德澤縱
玄覽而神虛豈與夫溪澗兮沼沚自生兮自死海沂兮

江淹萬萬兮煙波泛漢女遊湘娥佩鳴玉戲清波中流
欲渡兮木蘭楫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兮峴北汀洲
兮不極既有芳兮蓂城長無依兮水國豈知移植天泉
香飄列仙嬌紫臺之月露含玉宇之風煙雜葩兮照燭
衆彩兮相宣鳥翡翠兮丹青翰樹珊瑚兮林碧鮮夫其
生也春風盡蕩燥日相煎天桃盡兮穠李滅出大堤兮
豔欲燃夫其謝也秋灰度管金氣騰天宮槐疎兮井桐
變搖寒波兮風颯然歸根息豔兮八九月乘化無窮兮

千萬年越人望兮已長久鄭女採兮無由緣何深蒂之
能固何穠香之獨全別有待制揚雄悲秋宋玉夏之來
兮翫早紅秋之暮兮悲餘綠禮盛燕臺人非楚材雲霧
圖兮蘭為閤金銀酒兮蓮作杯落英兮徘徊風轉兮衰
衰入黃扉兮灑錦石縈白蘋兮覆綠苔寒暑茫茫兮代
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之可哀託芙蓉以為媒

荔枝賦

并序

張九齡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瓊詭味特

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
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于南
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為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
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
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閒議欲為賦述世務
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而
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未效
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

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
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
匪虧下合園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緋
枝蓊茸靈壽環合芬纚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
孔翠于斯虛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
之險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辰
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謐謐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

豐其花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蒂葯
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
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猶不可匹未至齒而殆銷
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
之無筭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佚
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
於甘橘援蒲桃而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
嘉賓四會時當燠煜客或煩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

而體泰信琯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績有終食於累百
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沈美李
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為最
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
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
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
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
其中哉

瑞橘賦

并序

李德裕

清霜始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園之所植也臣伏以渡淮為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有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雀園華實不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地同和羣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威更承膏露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使近

臣賦之臣幼學無文忝列樞近敢稽首而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
於上國貞枝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
秋色雜丹楓於溪畔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鵲
鷦於焉棲息雖同霑於雨露竊自得於雕飾終獲譽於
皇明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運輸造化之玄力思
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諒英靈之
不測逮乎霜飛天囿風落秦川金莖炫煥於朝日玉樹

青葱於霽天
我方壺之翠島
列靈沼之清漣
上蔚櫟松
下秀蓀荃
艷朱草與屈軼
華紫芝與賓連
靈卉必植而
嘉橘在焉
碧葉獨潤金衣更鮮
天漢之華星
焜耀閭風
之珠樹
粲然香若團於野
露色疑炫於江
煙既而大官
獻新奇果列筵
非厥包之自遠
何菲陋之莫傳
樹隱方塘
比丹萍之初實
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
東鄙孤臣
謬陳三事
既乏和羹之用
猶霑可口之味
并食不割
竊愧晏嬰之知捧之以拜
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朽於雪霜

永酬恩於天地

伐櫻桃樹賦

并序

蕭穎士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任
在限外無官舍是處寓居于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
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蒼蔚攢柯
比葉擁蔽風景腹背微禽是焉栖託頡頏上下喧呼甚
遠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盜窺
踰因是為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儼夫在位者爾

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鋤菴茲櫻之攸止亦在物
之宜除觀其體異脩直材非棟榦外森沈以茂密中紛
錯以交亂先羣卉以效諂望嚴霜以凋換綴繁英兮霰
集駢朱實以星粲故當小鳥之所啄食妖姬之所攀翫
赫赫閼宇玄之又玄長廊霞截高殿雲褰實吾君聿修
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時以芬馥樹以貞堅匪夫松
篠桂檜萱若蘭荃猗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
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

地雖先寢之或薦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牆姦回
得而窺伺諒何惡之能為終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斧
伐盤根密葉剥攢柯焚朝光無陰夕鳥不喧肅肅明明
曠蕩乎堦軒嗟乎草無滋蔓瓶不假器苟恃勢而將逼
雖見親而益忌譬諸人事也則晉吞并於僭沃魯出逐
於強季絀峻擅而吳削倫同專而晉墜其大者虎遷趙
嗣鸞竊齊位由履霜而莫戒聿堅冰而荐至嗚呼乃終
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散木之足議

杞菊賦 并序

陸龜蒙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
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
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兒童輩掇拾不已人或嘆曰千
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
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
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
邪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苔煙披雨沐我衣敗綈我
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
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唐文粹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七

宋姚鉉編

古賦庚

總一十四首

鳥獸昆虫

大鵬賦 李白

鵬賦 杜甫

白鵩賦 蕭穎士

白鸚鵡賦

王維

感二鳥賦

韓愈

白羽扇賦

張九齡

玄猿賦

吳筠

麈尾賦

陳子昂

由鹿賦

呂溫

蠶賦

陸龜蒙

秋蟲賦

羅隱

蝨賦 李商隱

後蝨賦 陸龜蒙

蝸賦 李商隱

大鵬賦 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口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
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
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
年棄之及讀晉書觀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

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
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
言徵至怪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
曰鯢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脩鬣于海島張廣翅于天
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赫弈乎宇宙憑凌乎
崑崙一鼓一舞煙濛沙昏五嶽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
奔爾乃蹶厚地摩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

搏九萬而迅征背棄太山之崔巍翼舉垂雲之縱橫左
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排閭闔之崢嶸簸鴻
濛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
爭固可想象其勢彷彿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
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
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飈而長驅
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塗塊視三山杯觀五
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

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映
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
日以傍歎繽紛乎八荒之間隱映乎四海之半橫大明
而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旋則霞廓而霧散
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欸翳景以橫楮逆高天而下
垂憩乎決滸之野入乎汪洋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
溟漲沸渭巖嶽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蹙跼巨
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

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為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玄鳳耀綠質與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于銜木鷄鷓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曙于蟠桃跋鳥炳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而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叅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為漿戲暘谷而徘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鳥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左翼掩乎東

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網以恍惚為巢以
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
隨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鵬賦

并進表

杜甫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勲不復
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
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某脩文於中宗之朝高
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

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有千餘篇今
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
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祇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
伏惟明主哀憐之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
則臣之迷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
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
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
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以為鵬者鷖

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
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臣竊重其有英雄
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不揆蕪淺謹投
延恩匭進表獻上以聞謹言

賦

當九秋之清淒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為已任橫殺氣
而獨往捎捎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
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鷙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

長此鵬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
陰乘甲子河海蕩瀟風雲亂起雪冱山陰冰纏樹死迷
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所充腸夕違其所止
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柅杙待弋者
而網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歛捷來於森木
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之
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
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

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鼎用壯旌門
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
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
昏豁堵墻之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
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回惑
我往來趑趄我場圃雖青骹戴角白鼻如瓠臄奔蹄而
俯臨飛迅翼以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攬之而
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嘒嘒其音颯颯其慮續下韝

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而
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風宿多端蕭
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鵠鵠鴉鵲之倫莫益於物空
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鷹
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遂
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遄臻忽翮天路終辭水濱
寧掩羣而盡取且決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天其
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

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冽雖趾矯千變林嶺萬
穴繫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
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
之羣想英靈而遽墜豈比乎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
天而自安與檜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
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巢養子青
冥倏爾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鉤爪空迴斗星衆鵲儻割
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局

白鵞賦 并序

蕭穎士

白鵞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章爪觜純丹體備冠距頗
類夫雞翟神貌清閑不雜於衆禽栖止遐深與人境罕
接固莫得而馴狎也上聞而徵焉處以雕籠致以駟騎
將集長楊游太液行有日矣天寶辛卯歲予旅泊江會
流宕逾時秋八月自山陰前次東陽方議夫南登西泛
極聞見之義諒褊懷所素蓄而未之從也會有命自天
召赴京闕適與茲鳥偕至于會稽之傳舍觀其宛頸旁

睨徊徨掩抑往往孤鳴音韻淒涼如慕侶而不獲因感而賦之曰

鳥之生矣于彼江山彩之玄素文不綺斑備文武之玉飾微妖姬之殊顏情莽眇以耿絜貌軒昂以安閑無馴擾之近性故不愜於人寰遊必海裔栖必雲間冀養拙以自保祛未萌之憂患不然豈陋彼都邑之佳麗顧投身乎阻艱以其標自然之靜故名之曰白鷗者歟何天聽之緬邈辱微禽之瑣細偶一日之見羈委微軀以受

制望層城以斂翼懷衆侶而孤唼從廢置之駿奔仰君
門以遐逝君門兮九重洞咷窳兮穹崇池太液兮島方
壺萬族翔泳乎其中晝聒未央之繁絃夕警長樂之靈
鍾顧疎野之賤迹豈敢求一枝而見容越水清兮鏡色
吳山遠兮天逼窺淺深以颺影逗杳冥兮一息謂杉松
可得永日而噪聚萼葍足以窮年而啄食一與心賞兮
睽違念歸飛兮何極鸚能言而入座鶴萼舞而登軒殊
二者之俗態諒慚惶於主恩是以雖信美而非其志獨

屏營而兢魂者焉

白鸚鵡賦

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
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
奇質狎蘭房之妓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
危巢以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
影之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
白鸚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

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花
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含火德之
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鷺呈瑞有玉篋之可依山
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
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紈質彩奪繒衣深籠久閉喬
木長違儻見借其羽翼與遷鷺而共飛

感二鳥賦

并序

韓愈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

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鸛
鵠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
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
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
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古人之
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
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退曾不得薦書齒下士于朝
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

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輝如此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累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驚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差永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予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喜徒外飾焉是逞予生命之湮阨曾二鳥

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恒十年以不居辱飽食其有數
況策名於薦書時所好之為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
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為之先容信天同而
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祇
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永配於
古人獨怊悵於無位雖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
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白羽扇賦

并序

張九齡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遣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
白羽扇九齡與焉竊有所感立進賦曰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
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紉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
毫芒提攜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
當與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臯澤之時亦有
雲霄之志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鳥羽穆
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玄猿賦

并序

道士吳筠

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為猿鶴小人變為蟲沙夫
神用無方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覩斯玄猿嘉夫雨
昏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遙於萬木之間春
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
異乎狙猿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
遺氓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冥絕
不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之

聊以作賦

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國之曾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
泛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零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
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霑襟何必聆嶰谷之
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
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
閑棲或分而迴趨壽同靈鶴性本君子阻重巖之險非
虎豹所履蔭交柯之密豈鵬鶚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

深而止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已詎若狝狝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適死夫時珍貂裘世寶狐白徒能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於毛羽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固棄置於常情永逍遙以自適無威刑以相臨有族類而相親食資諸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勤如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之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徂公之能馴吾固知

人為物之貴又焉測元化之所謂大鈞乎

麈尾賦

并序

陳子昂

甲子歲天子在洛陽時余始解褐與秘書省正字太子
司直宗秦客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酒酣共賦座上
食物命余為麈尾賦焉

天之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變化兮如絲之棼或以神
好正直天蓋默默或以道惡强梁天亦茫茫此仙都之
靈獸因何負而罹殃始居幽山之藪食乎豐草之鄉不

害物以利己每營道而同方何忘情以委代而任性之
不忘卒累網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
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彫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實承主
人之嘉慶對象筵與寶瑟雖信美於茲辰詎同歡於疇
日客有感之而歎曰命不可思神亦難測吉凶悔吝未
始有極假如天道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為醢不知其凶
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於野不知其仁神既不能自
智聖亦不能自知況林棲而谷走及山鹿與野麋古人

有言天地之心其間無巧冥之則順動之則天諒物情
之不異我心又何競於猜矯故曰天之神明與物推移
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是以至人無已聖人不知子欲全
身而遠害曾是浩然而順斯

由鹿賦

并序

呂溫

貞元丁卯歲予南出穰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者問
之荅曰此為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備言其狀且
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嗥不飲食者累日余喟然歎曰

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寔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兮亦稟亭毒備齒角以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有味於行止尚焉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麓偶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渫井飼于芳庭寢臥荃柔騰倚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之非樂終感

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由俾陷
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羈致山阿縻于蹊隧設伏以
待翳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豈云貪餌
呦呦和鳴麋麋狎至彼泯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孰
是倉卒禍生所忽毒鎬歟以星貫潛機劃其電發或洞
胷而達腋或折足而碎骨望林巒兮非遠顧町疇兮未
減風嗥澤而北至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煙叫飢
靡於澗月苟行路之聞者孰不心摧而思絕想爾由矣

野心而仁望純束而驚顧隨獲車兮逡巡視鼎中之銷
爛觀机上之剖分忽哀鳴以感類若沈痛之在身雖復
處之密邇享以豐珍比檻猿之駭躍同海鳥之愁辛敢
擇蔭而後止思走險以何因痛無知以相陷含怨毒而
莫伸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撫事或比原
心則殊借如淮陰構禍寃在仲理通說且拒狶謀寧起
堂堂蕭公實曰知己給致鍾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
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酈生既為交親誘襲

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忍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分墜義風曾麋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蠶賦

并序

陸龜蒙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績纊官

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
經緯龍鸞葩卉官涎益吮盡取後已嗚呼既泰而烹蠶
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秋蟲賦

并序

羅隱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
得喪因以言賦之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
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蝨賦

李商隱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鷺露鶴不如其生汝職唯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跣香而絕

後蝨賦

并序

陸龜蒙

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跣之嘆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蝨之賊

蝟賦

李商隱

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厥虎不翅厥
牛不齒爾兮何功既角而尾

唐文粹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八

宋 姚鉉 編

古賦辛

總七首

古器三

霜鍾賦

喬潭

欹器賦

李德裕

砥石賦

劉禹錫

物景二

晚晴賦

杜牧

秋聲賦

劉禹錫

決疑二

問大鈞賦

劉禹錫

何卜賦

霜鍾賦

并序

喬潭

南陽豐山有九鍾焉霜降則鳴潭叨遇達奚公擢甲科

然則南陽即公隱居之舊地為此賦以廣知音焉

豐山之峯巉嵒積翠之石森爽冒寒之松上無飛鳥下
無人蹤何杳杳以靜謐有天然之古鍾兩藥神資九乳
靈化寧失制於侈弇豈遺音於窈窕每虛氣以自得常
宿懸以警下動於耳而藏於心必高秋之涼夜於是沁
寥兮日暮而天晶蕭瑟兮霜落而風清爽氣無朕潛來
滿盈跳然復出鏗爾有聲信不擊而不考能大鳴而小
鳴始則含糊擁鬱旋復充詘若往若還徘徊其間爾其

舒肆奔放長樂遠暢乍浮空以紆餘更觸物而瀏亮入
林蕭蕭在水湯湯泛濫小瀨聯綿疎簟夜鶴怨兮彌苦
寒猿悲兮更長餘韻春容隨風悠揚繞於洞庭浮於瀟
湘梧楸紛以離披蒹葭颺其蒼蒼及夫夜以艾兮彌靜
山無人兮月冷初肅肅以自淒復琅琅而虛警其動愈
出其來甚徐合於元化遊於太虛轉遠而盡誰知所如
聊獨立以傾聽惘若失乎躊躇聽不及想以存其餘方
其寒氣曉集鏘然應急發越林巒周流井邑前聲未盡

後韻相及羈臣之空館屢來思婦之高樓徧入無不倂
然驚夢歔歔掩泣夫鍾之應霜也應以無心士之知己
也貴知其音不鼓而鳴者其聲遠不言而信者其分深
故自然之聲無假於煩手特達之分不資於滕口吾欲
徵華鍾喻良友懷音淵默藏器虛受可以適南陽待清
霜之一扣系曰風籟起兮喧長薄霜鍾鳴兮動哀壑合
大塊兮聲無作雖有聞兮常寂寞

歌器賦

并序

李德裕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款器贈以古人之物永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辭賦屬力小任重朝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余又放逐忽覩茲器悽然懷舊因追為此賦置公之靈筵

昔周道砥平既安且寧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難持者盈始作茲器告于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觀器見遺法而歎息且曰月滿而虧日盈則是彼天道之常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

於器俯察要終挹彼注茲授之若沖虛則艱確似君子
之困蒙中則端平如君子之中庸滿則傾趺霆流電發
器如隄隤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衢樽之不竭蓋
欲表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
自藏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彼輝
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豐蔀動乃思於謙受顏既復而
不遠惠屢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力及悟物盈之難久雖
神道之無形常慘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

之為賢相余失之為放臣覩遺物而猶在懷舊好而悲
辛欲克已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砥石賦

并序

劉禹錫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隱而傷物媼神噫濕淪色壤味雖
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澁不可拔剖
其室乃出邈陽眇眇傳刀蒙脊鱗然如痠痂如黑子如
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哀密石以
遺予沃之草映雜以烏膏切劇下上直質焯見躊躇四

顧適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
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有是耶
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為佩遭土卑而慝作雄銚為之潛晦
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漆而為癘顧秋蓬之不可剗兮
尚可遊乎翬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至
精燭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彼
屠者之刀兮獵者之鋌不灌不淬兮糅錯銜銛日鼓月

揮兮剗腴擊鮮睨燿燿以耀芒翦淫夷而騰羶豈不以
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
形石質蒼色膩理剗其鱗皴滑以滌澹如衣澣垢如鼎
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焰以破皆擊清音而振
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
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
為利法以砥焉化愚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
之傑材奔走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已還三光景分

隨道闊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乎天砥以
礪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為人君君為人天安有
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歟

晚晴賦

并序

杜牧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
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遠園而細履面平地之清空兮紫
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

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
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劔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
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刃縱縱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
之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
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藥黥顏似見放棄白鷺潛
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
差於岸側兮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閒草甚
多叢者東兮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

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珮
兮與世闊疎教教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秋聲賦

并序

劉禹錫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皆得
時道行之餘興猶動光陰之歎況伊鬱老病者乎吟之
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宵宵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
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

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草起寒蛩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
楸早脫驚綺疏之晚吹墜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
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絕遠
杵續兮何泠泠虛室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
合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合荒園露滋草
蒼蒼兮人寂寂樹槭槭兮蟲伊伊則有安石風流巨源
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
軒歎涼葉之初墜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

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力將瘳兮足受絀猶奮迅于秋聲

問大鈞賦

并序

劉禹錫

始余失臺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曰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歎起伊人理之不

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有
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為賦

圓方相涵兮浩其無垠
窅冥翕闔兮三辰以騰
振孰主張是兮有工其
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
曰大鈞歌以臨下兮巍
乎雄尊天為獨陽高不
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
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
循名想像或可以訊曰
嘻蒙之未生其猶泥爾
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
然為人為幸大矣工賦
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
授卑去聲之以愚坦坦之

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人或譽之百說徒

平聲

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
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今否踰數而叵量雖一夫不
獲兮亦大化之攸病謹薦誠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寐
熟夢遊乎無何之鄉抗陛級乎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
中有威神中金甲而煒煌命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
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無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
聽播形肖貌生類積億橐籥圉匡鎔鍊消息我之司智

初不爾嗇不守以愚覆為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
求世師資適攸宜胡然抗心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
斯跌韜爾智斧無為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逕前
誘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熟今哀汝窮將厚汝愚
別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兮招太和而興居
貫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遠奧無示四隅軌物之勢
不作兮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夫貞而
騰氣者膴膴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蹈以

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俾鱗蜚走灌莽苞卓乃牙乃甲
乃殪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縈各秉氣化不以意造賦
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余以
驟壯姑尤我以速老耶觀汝百為又或不然赤子哇哇
急其能言亦既名物幾時踰躐春耕其邱投種之日釋
耒而歎何時實粟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
瞥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蒹葭之蒼蒼兮霜霰苦而
中堅松竹之皴皴索籜兮不若櫟筍之可憐納材葦而

構明堂固容消而力完楊且之哲兮不可以常然當錫
爾以老成蒼眉皓髯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兮噤危
言以端誠俾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
善處老問余而何授受而迴蘧蘧形開嚮之威神孰為
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滌想委珮低簪持簿叩顙而言
曰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遇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期
以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增故術腸飽新授馳
神清玄拜手稽首

何卜賦

劉禹錫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
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
思乃招而訊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
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肖
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具
舟三月之熟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首圓而
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

曰剥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剥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裨夔何罰而蹢躅
眩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與似奪似信似
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
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是非在此為美兮在彼為蚩或
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
可邀來不可逃淹兮孰捨操莖之毒豕苓雞首之賤毛
各於其時而伯音霸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

莫若履狝作備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于斷輪絡
首縻足兮驥不能跬前無所阻兮跛鼈千里同涉于川
其時在風汭者之吉汭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
種之利乃繆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耶時耶諒淑惡之
同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
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為言訖執龜
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
堅內視羣疑猶氷釋然

唐文粹卷八